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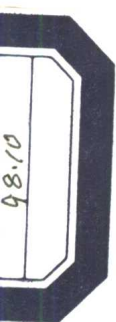
跨世纪的设计

邓小平理论发展

● 主编 邓先明 胡海 ● 郭晓宇 陈哲锋 李刚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④

跨世纪的设计

——邓小平理论发展

郭晓宇 陈哲锋 李刚●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世纪的设计——邓小平理论发展/郭晓宇,陈哲锋,李刚
著.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10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4)

ISBN 7-5047-1555-7

I. 跨… II. ①郭… ②陈… ③李… III. 邓小平理论 IV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061 号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8 字数:1800 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7-5047-1555-7/G·0333

(全套 27 册)总定价:128.00 元

目 录

一、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程	(1)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1)
漫漫长夜苦求索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晚年设想”	(8)
一石击水使天惊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12)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思想精髓谈	(18)
二、邓小平理论面面观	(23)
久有凌云志，豪情冠古今	
——邓小平理论总述	(23)
长风万里，碧海连天	
——邓小平理论之发展道路观	(30)
拨云雾而见青天	
——邓小平理论之发展阶段观	(36)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邓小平理论之根本任务观	(44)
改革潮中矗航标	
——邓小平理论之发展动力观	(53)
天时地利，勇创佳绩	
——邓小平理论之外部条件观	(66)
手把旌旗旗不湿	
——邓小平理论之政治保证观	(71)
沧海横流显本色，不畏艰难攀高峰	
——邓小平理论之战略步骤观	(76)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邓小平理论之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 观	(82)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邓小平理论之祖国统一观	(99)

一、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程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社会主义思想 的产生和发展

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社会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社会主义思想却是人类几千年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晶，不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人专有。梅林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社会主义的发展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永无止息。

社会主义思想源远流长，伴随着人类社会中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的出现，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也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思想根植于人类不懈地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本质中，它反对人对人的统治和剥夺，蔑视所谓剥削和压迫制度“永恒存在”、“天然合理”的种种说教。它的最终使命是要谋求整个人类的解放，使整个人类获得自由和幸福。

在中国古代，就有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古希腊时代，也已经产生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现存的古希腊民间传说、文艺作品、历史记载和哲学著作中，反映了许多奴隶制出现后人们对于财产公有的“黄金时代”的向往。尤其是柏拉图，勾画了一个在统治者内部实行财产公有的“理想国”。但是这个“理想国”实质上是希腊奴隶制下的理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只是反映了古代十分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罗马时代，人们利用宗教的形式寄托对理想社会的向往，祈求神灵的帮助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既没有暴富也没有赤贫的人间乐园。这些，构成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渊源。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经历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欧洲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在人类刚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具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学说就已应运而生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他的《乌托邦》的出版，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该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揭开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帷幕。紧接着有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闵采尔的“千年王国”，17世纪英国清教革命时期“掘地派”宣传的平均共产主义，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摩莱里和马布利、爱尔维修和梅利叶主张的“直接”共产主义，法国大革命时期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等等，都是具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不管其内容有何不同，但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尖锐矛盾的反映，代表了贫富对立的社会制度下压迫阶级的理想和心声，是近代无产阶级先驱

者独立运动的理论表现。这些学说反映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罪恶的强烈控诉和批判，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并没有提出反抗和彻底推翻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用一种苦行修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来解脱人类面临的各种邪恶。

到19世纪初期，欧洲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文明的成果，又向人们展示了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矛盾，加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运动给人们的启迪，终于出现了三位举世闻名的空想社会主义集大成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目睹了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罪恶：经济的掠夺、政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在他们犀利的笔锋下，都淋漓尽致地予以揭露和批判。

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新的的奴役形式，是“破坏性”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黑白颠倒”的世界。他还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如果说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那么，从“天才的讽刺家”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代言人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和革命后被收买成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痼疾作了极为辛辣的讽刺，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说：在“文明”社会里，每个人和集体都处

于战争状态，每个人都是他周围的敌人，因为人与人的利益总是对立的。医生希望生病的人愈多愈好；建筑师希望每天都发生火灾；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玻璃商希望天天下冰雹，把所有的玻璃都打碎；棺材店的老板希望家家哭天嚎地……他指出，“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纯粹商业的形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而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言论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用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会容忍他的这种做法的。

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对现存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揭露和讽刺的同时，他们还根据自己的阅历和体验，充分发挥想象力，比较完备地提出了关于建立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系列具体设想，为未来的社会设计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案。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终究没能跳出历史的窠臼，他们整个构想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理论，而并不是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因而陷入了唯心史观。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发

展不成熟所带来的思想不成熟的印记非常明显，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空想成份。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的设想不能作为一种指导社会改造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只能是一种空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仍不失为 19 世纪人类创造的优秀思想成果之一，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而且无疑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 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阶级斗争状况及工人运动的经验，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思想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确立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开辟了无产阶级自觉斗争的新时代，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样，社会主义就从空想发展成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源远流长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展示了人类通向社会主义的自身解放之路，从而实现了人类认识的空前飞跃。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赖有这一次飞跃，才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自觉的理性活动阶段，人类认识了自己并开始了自觉解放自己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在近代资本主义大生产席卷欧美大陆的前提下，赖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天才人物坚持不懈地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完备的科学理论。

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科学社会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大工业生产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充分地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它们之间的矛盾已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斗争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他们在实践中对当代社会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汲取了人类社会的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遗产，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恩在完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且紧密地结合了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过程中，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并把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实践，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现了劳动与社会、劳动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逐步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

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马、恩深入研究当时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的根本规律，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进一

步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只能是彻底推翻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由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代表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和历史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力量，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并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途径。

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没有超出“预见”的范围，但并不等于通常的预见，而是通过马、恩对自然历史规律的探索并从中推导出的科学结论，是实证考察前社会主义形态历史运动的归宿。《列宁选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恩的高明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并没有像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那样，着力于设计和描绘未来新社会的具体图景，而只是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一真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社会的大致形态。

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了，这个理论体系具有其他社会主义思想从未有过的完备性和严整性。作为马克思

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与哲学、政治经济学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它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政治经济学为它奠定了理论的“物质基础”。从理论形态看，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

漫漫长夜苦求索 ——马克思跨越 “卡夫丁峡谷” 的“晚年设想”

公元前 327—294 年，意大利萨姆尼特人和古罗马人爆发了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公元前 321 年，萨姆尼特人在罗马卡夫丁附近，强迫罗马军队通过卡夫丁峡谷，并在卡夫丁峡谷一战中大败罗马军队。从此，“卡夫丁峡谷”一词就成为屈辱、失败的代名词。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是无可指责的，曾使占世界三分之一强的人口从被剥削、被压迫和贫富悬殊的境遇中解放出来。150 多年来，一直号召、鼓舞着全世界人民，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组织遍及世界。

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至今，也仅仅 150 多年。同人类历史上各种思想体系相比，马克思主义是个年轻的思想体系，由于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再加上马、恩时期一些社会矛盾还未充分展开，所以他们作出的

两个重要原理同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发生了偏离。其一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整个一生中，在提出“两个必然”的基础上，思索未来的社会主义将在哪里突破时，把注意力和着眼点始终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北美那些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发生。恩格斯甚至点出了英、美、法、德四国首先和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二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而后来的实践表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发生，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没有发生类似的革命；另外，所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消灭了”“商品生产”。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理论置之一端，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从7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和俄国革命家的频繁通信来往，特别是对俄国等东方社会国家的深入了解与思考，马克思逐渐把视线从西往东移，并进而提出了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大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常常被人遗忘的马、恩东方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不同于前一种设想的另一种设想。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驳米海洛夫斯基对他的理论曲解时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度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

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进一步指出，自己所说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像俄国那样的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切企盼，促使马克思关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并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正式迈开了步伐。但是，由外部输入的资本主义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使这个历来停滞保守的国家骤然陷入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政府首先把工业化的负担压到农民身上，通过巨额赎金和高税收剥夺农民，以满足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在“解放”后的15年里，农民缴给国库的款项至少比自己土地上的收入多20%，有时甚至超出1—2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或者入不敷出，流入城镇工厂。与此同时，对农民的盘剥压榨却并未马上带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崛起，而只是到处引起混乱。俄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民粹派运动在7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对沙皇专制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上述状况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鼓舞，他们根据对俄国改革以来社会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这个国家已接近一场革命，而民粹派很可能将担负起发动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从70年代中期起，在许多文章和书信中一再预言，俄国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一触即发。他们知道，俄国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一旦爆发革命，定会大大加强西欧革命的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

要改变。”从西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去认真对待俄国革命者所提出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恩格斯首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初步设想。马克思随后对问题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详细思考，从而系统地阐述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因此，虽然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将首先并同时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德等国取得胜利的预想是人们所共知的，但他们同时也没有排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这个条件就是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援助和帮助。在分析东方社会发展局势时，马克思指出，东方的农村公社“目前正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可见，马克思尽管肯定了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但他特别强调了超越的条件，就是东方社会的农村公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还有发达国家在革命胜利后政治上的援助。没有这两个条件，超越也就不可能。因此，马克思尽管有了东方落后的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但它仍是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为前提的。对此，我们应把握清楚，不要过高估计。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终极状态和终极真理，认为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而且坚决反对将自己的一些原理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相

反，他们在指明通向社会主义一般道路的同时指出了具体方式具体情况的可变性，在指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大致特点的同时强调其“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特征。作为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可能为20世纪特别是100多年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和新变化负责。

事实上，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世界形势的发展看，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斗争又相互影响的双向发展看，不但证明了马、恩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总进程的正确性，也表明了马、恩关于未来社会要用计划调节代替无政府生产、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按劳分配代替人剥削人的重要原理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

19世纪，由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任务，而将这一理论成功地转变为现实运动的则是20世纪俄国的列宁。

一石击水使天惊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设想的提出，只是标志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认识的一次巨大的自我深化，而不是对这个问题探讨的终结。马克思的晚年反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长时间被束之高阁，但不能夺去马克思已经获得的理论成果，更不能阻止后人站在马克思的肩上去进一步探索。相反，在马克思逝世以